



王文端公尺牘卷之七

山陰對南王家屏著

定襄門人傅新德校

書

荅趙定宇宮諭

某不佞竊嘗奉教門下投一言之知斲自砥厲振刷以不辱於契誼此心時耿耿焉顧資性迂愚器量淺陋不能削觚毀樸茅靡波隨而意所弗平輒妄有是非罔知避忌居今之世其非不佞所能適甚明頃因秘閣延賢謬使不佞得從荆石先生之後某雖不自

量豈不知非據之地不可以處嵬瑣之跡不可以溷
於魁人宿德也然所爲靦焉就列未卽引去者計荆
翁且與封軺偕入庶幾乘大來之會得以伸眉張目
一觀泰道之新卽去而耕塞下有餘快耳乃倅來表
奏方以請攝爲辭若是則捧袂無期蓬麻靡託不佞
亦安能眷眷久居於此乎至損辱牋誨纒纒千餘言
援古大臣之義相勗示以守己自重審勢察微此皆
他人口不肯道某之耳未嘗聞者仰見門下憂時之
切愛某之深顧某何能稱塞德意於萬一焉雖然持
微收重非具幹旋之畧者不能若定所守於我不爲
苟容不難勇退則當服膺至教勉矢硜硜決不敢棄
生平而負知己也第荆翁與門下動定尚未可知不
佞方此窺左足而決去留何敢遂議守官之事業有
詔趣門下恐門下不容復淹矣草此占報奉謝誨提
臨楮惓惓不勝延佇

又

某資識迂愚闇於世調趨舍臧否與俗異同心所不
然言弗敢諱此其所蔽也若一念樸誠則以爲事君
交友皆當勿欺使心一是非口一是非羞肺肝而愧
衾影寧死所不能爲也起家一年日侍三公左右才

技短拙無能少分猷念則有之而事關國體言出公
論心之所知其不可者未嘗不盡言相告自以爲忠
於三公矣主上朝講久輟儲位久虛章疏多停閣不
下而日聞掖庭鞭笞之聲不佞以爲此非細故也會
時亢旱引罪自劾冀以一去感悟聖心又自以爲忠
於皇上矣乃昨歲一疏入未下僅蒙宣諭忠愛許以
卜日出朝而止其事載之起居注中可考也今歲第
一疏上九日而後下第二疏竟不下据內閣言則以
爲忤上意也据人言又以爲非上意也而紛紛之說
雜出不佞惡從而知之惟一去可自決耳乃疏再引

疾以去又不許而會聖上三出視朝三公以爲聖意
方有迴旋之機不可悻悻求去乃此暫留而覲冒則
愈甚愆尤則愈深矣語云事君數斯辱朋友數斯疏
不佞蓋兩蹈其失焉而何敢以不肖之迹塵門下省
念乎及奉密諭慨惜時事言言中膏肓切情窺此正
不佞所仰屋而嘆而向所盡言相告者亦居半矣以
當事者之高明豈不內照而一齊衆楚如咻之者何
門下德望學術三老所推方望以箴砭之言相切磋
或宜尊信而可輕言去哉亦非不佞所願於門下者
矣旋遽手占附報并謝心教外四君子者不佞素所

雅重敢不皈依

荅蕭念渠撫臺

自臺下被命撫鄖三省將吏士民延首而南望者已五閱月袞鉞幸已承代其將吏必且廩廩受署士民必且喁喁望澤環鄖襄數千里之地鼓舞可想來教乃若虞於民俗龐雜災沴頻仍圖所以鎮定安輯之畧此在臺下經綸之業特其緒餘耳誠移向之撫滇者撫閩一指顧咄嗟可使犷悍畢馴凋殘盡起者也不佞何能贊一詞哉然滇所慮者夷而鄖所慮者盜夷易戢盜難防也禦夷在將而弭盜之權在有司今

有司飾最謀躡虛聲者往往而有其以循良得譽惛惛受知者絕少惟臺下留意不佞所至願焉悽悽不悉

荅徐孺東符卿

人臣任事難而任創獲之事爲尤難北方水田未有興者而興之自公始此天所以惠國家而全公以開無前之利也責任誠至重矣不佞雖嘗佐末議左右顧安能必有司之議與公之議合而田野百姓之心與公之心合乎此所謂創始難也乃今輪軒出巡數月矣其所過州縣有司安之行阡陌間父老安之迄

無一言片詞稱不便者聞於京師而客自外來若不
知有水田使者在於地方固知有司之議已合於公
之議百姓之心已合於公之心矣不佞乃不復以公
之任事爲幸而惟以得有司百姓之權爲喜大使有
司百姓皆已歸心而功安有不成者乎區區鄙私不
勝欣慰惟公殫心圖之單車溽暑無以爲勞此不世
之功稍輟則難作者也錢糧工役易處耳

荅張仰峯太守

廣平吾丈舊游之地旌軒再至其士民懽欣愛戴可
想顧往歲纔邯鄲一縣被澤耳今闔郡望賜非溥施

弘濟恐無以慰其心今時吏治大抵虛華鮮實專務
飾功課獵聲名而於百姓疾苦漫不關心甚者敲扑
民之肌髓治廚傳充苞苴以悅上司稱過客枷鎖在
獄筐篚在庭餓莩在途而吏胥皂快無不飫其齧肥
履絲衣帛者吁此豈但無爲民父母之心亦并人心
而亡之矣不意讀聖賢書受朝廷官爵而挾以殃民
毒衆負聖賢之教背主上之恩如近時士大夫者也
望吾友以此輩爲戒躬行節約勤恤民隱愛民如子
治郡如家如此而民生不遂民心不服者自古及今
未之有聞不必問上司之知與不知矣忝在道義敢

以相規不佞罪戾叢積亦冀吾友苦言見督也

荅趙南渚儀部

某自總角爲諸生卽不喜設町畦立門戶惟心所獨契者欣然慕好嚮往之而又耻爲世俗昵比之態故今入仕二十年簪紳之游徧海內而孑然若無與也非寡交之謂也不欲以不肖之身辱賢士大夫而樹私交之幟於世然而心之所獨契者未嘗無人人自不知耳若公之貞標亮識昌言於棄灰徙木之辰時不佞尚未識公顏色而已心嚮公於層霄千仞之上矣迨備員春省忝廁同寅竊見一時賢傑方矜意氣

競功名而公獨蹊桃不言晚蘭自茁沖然有君子長者之度焉不佞乃益服公德器不可及則羨以爲野鶴之在鷄羣也其慕好之深如此以是會一二名賢長者數誦公及會公却又不能自道倘所謂遐不謂之耶頃叨庇起家再侍左右庶幾稟承渠誨奉以周旋而不意有重闈之感素鞞東矣別後悠悠甚慙鯁曠乞休莫遂復此羈淹朽憊之軀顛躓可待辱書齒及特布生平嚮往之私以見交道自有合而不在情好疎密間也世之言交者溺其分矣卽不佞終身子然寧有憾哉述以請教并候孝履良晤未卜曷任神

答李二霍年丈

承教經畧西鎮十事章章誦之所謂固封守調兵食撫番禦虜可謂盡制曲防謀無遺策矣而獨有言洮河綿亘數百里邊長費鉅修築爲難者竊謂封疆之役但當計便利何如耳費不足惜也據大疏度量道里估計夫費工不踰三載費僅四五萬金而足國家何惜此小費而不以就百世之功哉此一事者須翁毅然決策自餘是者十九俞旨行下矣草次布復不盡

答趙見字中丞

當撫遼左時適值封倭之議殘棊敗著局已大輸姑且尋劫索和苟延晷刻希塗耳目而已扶同欺蔽轉換支吾凡有識知莫不惋恨固知端人正士必不肯依違遷就其間也袞鉞旣還夙負盛名爲衆所高仰者始排封議而攘臂請纓及擁節旄遂緘口不復言剿伐之事且回面佐欵而行成矣士之不可以名取言觀如此世豈復有公論可憑清議可畏哉乃益服門下之卓識遠見加人一等矣至於國事可憂莫大於否昂剛正如天卿不能扶撥萬分一亦復容容他

尚何望如推官一事一官不點更推一官夫一官之外別有一官可推則上之不點當矣疏一日不下更延數日或旬月然後催請夫一日之事可延至數日旬月則上之留中是矣且每推輒列三四人或六七人以請若此是禹咎稷禹林植而周召畢散之佐如雲也卽聖代多賢亦不應取以充數使如拈鬪射覆可以偶獲而幸遷其待之固甚薄矣何望主上崇重之尊禮之哉昔趙中令嘗薦人於宋太祖不用已更薦之至怒而裂其牘復補牘以進再裂再補不易初言太祖竟悟使今之司銓者有缺則慎簡以推推則

必求其用用則必求其速上或不點則力薦其才望之宜疏或不下則直陳其缺人廢事之弊不聽則連章而請又不聽則伏闕以俟以去就爭以死生爭前者被譴後者復然上卽威嚴能無感動惟得失之念重顧忌之累多藉口於調停專意於阿順始力爭而不敢繼力爭而不能展轉柔從勁氣銷沮雖有執奏罔敢批鱗一請不諧便已結舌下怯上玩遂以爲常無怪乎官屢推而不點疏屢趣而不下也可勝嘆哉可勝恨哉此非草野廢人所宜妄議忝在臭味聊此發抒當亦不以爲狂謬也

荅戴中齋年丈

向侍丈京邸值時事紛紜我輩以孤危之踪能靜正
相依力抗搖撼虛舟任觸墨守從攻心跡付天功名
委命幸免墮落讒竄抵冒機鋒敢望僥踰以有今日
是誠夢想不及耳目所驚驟然臨之且疑且卻旁皇
躑躅如臨淵谷如據蒺藜卽丈有不能曲體其情者
矣要以一念精忠天日可鑒硜硜小節山嶽難移決
不肯弁髦生平瓦合時俗以羞當世之士類辱三晉
之山川也倘國事可為當勉圖匡正或世道難挽必
且以大義引還若乃壯頰以是第不敢也折節自全
第不為也忝在知己因以此言布之丈之心事與第
正同惟直已守道付公論於士夫抱職守官聽用舍
於主上是則可為他何足計惟丈深圖之

荅王用吾憲使

不佞之再出也值賢友總憲中州得時聆誨提以開
荒陋庶幾勉自樹以待旌軒之人相與共猷念佐清
朝而言不當幾數斯取辱自廢已矣如負道義之愛
何然不佞心事他人不知賢友知之卽不以冊儲之
議譴歸恐亦不能容容苟祿妨賢誤國至今也賢友
經世宏才殿邦重望旬宣之跡幾半天下聲名燁然

人耳目間旦夕且當有殊擢豈羨王太常趙中丞哉
彭方伯亦駸駸起矣不佞得藉手諸君子巖栖而喜
可知也草草占報不悉

荅吳復菴宮諭

不佞初從田間來卽蒙門下誨貺之辱感承雅誼附
致一檄而私衷寔未能悉也夫近日時事患在是非
龐雜邪正混殺前書已具言之乃所以龐雜混殺非
邪能亂正非能亂是也邪正是非如陰陽黑白烏能
亂之病在正與正角而邪者乘焉是與是評而非者
附焉故君子之所爭不能纖芥而一爲小人所託其

相仇相反乃至於水火冰炭之不相入門下試觀於
昔時之分曹與今日之列局然耶不然耶然則龐雜
混殺非獨小人之紛揉正由君子之齟齬耳不佞不
量淺弱登朝以來思欲爲賢人君子理其纖芥之嫌
幾微之郤棄細就大疏塞爲通而計疎於束縕力詘
於負舟不效之狀有未可使聞之左右者顧何嘗不
扼擊而嘆舉門下與當事者兩恨而並咎之哉門下
氣誼太峻故妬忌者易乘當事者器量太狹故比周
者獲附其於以墮於小人之術中一也然門下之過
在曩時之分曹而當事者之過在今日之列局列局

已甚而分曹亦有以啓之矣龔君來辱寄瑤札卽擬
裁謝而適值乞骸之候杜門一月遂此稽焉再奉訊
章愧悚殊甚及閱絕交一書才雄辯偉義正詞嚴孝
標誦之尚避十舍第追鋒突騎八面合圍窮極人情
不宜至此不佞前所云門下氣誼太峻以今觀之不
又然耶幸姑善刀而藏以待宰割天下勿徒爲忌者
所乘而已恃愛忠告勿以爲迂

又

不佞自起田間再塵朝序固冀延登鴻碩共佐熙明
而他人有心執焉不化比當承乏事可專圖乃又荆

棘布前坑穽置後向之摧抑名賢者今且延禍於不
肖矣冊儲大典不肖初入京已竊窺上意爲女寵所
惑寅年冬偶以單身守直得因太倉公之請反覆轉
旋是以有明年傳造錢糧後年冊立之旨及卯年謬
從新安公請觸上怒新安公旣忤旨去則不肖固不
應獨留也逡巡數月復申前請不得科臣固爭又不
得反加降罰焉不肖於此時能復容容保祿耶封還
內降拂衣平津大義固不得不然矣惟是朝省正士
坐累一空適中內外構陷之計可恨耳以聞門下得
無惋嘆兩公子珪璋美質黼藻雄文並紹家聲蔚爲

國器即日聯翮霄漢接武瀛洲方擬修世好之緣相
與切磋大業而今不可得矣匆匆附音但有馳慕

荅李克菴撫臺

不佞嘗竊嘆今天下民生凋悴風俗澆漓極矣所以
然者由紀綱不振而貪墨之吏昌故民生感教化不
興而浮薄之士縱故風俗衰也而是紀綱教化之責
內則在廟堂之上人主與大臣共握其樞外則在郡
國之間撫按與司道交持其柄所謂樞與柄非詔旨
憲條之謂也以綜核而行黜陟之權以表率而示取
舍之的權設期於不移的設期於必赴若此乃能運

其樞與柄於天下而御史應訓士士從今朝廷之
上所爲握其樞者不佞亦與一人之數焉而紀綱之
弛也教化之偷也不佞何敢盡列其狀顧自度其力
之終不能幹旋於萬一也則徒有愾嘆而已臺下澄
清大志底柱貞標而又填撫一方事得專制此正紀
綱教化振勵作新之一時也承示大疏議肅吏治則
欲慎舉刺公品儻而總之參伍衆論斷之以虛明議
惇士習則欲禁華靡戒浮頽而總之倡導自身先之
以清正披誦再四不覺歛衽竦服曰何幸得聞法度
之言德禮之論也夫吏治清則科求省而凋悴之民

可甦士習厚則謀競消而澆漓之俗可挽舉此推之天下同志者皆能遵用其說世道之大幸也何獨全楚被澤而已惟臺下毅然自信設誠而致行之景應響臻事效可立見者不佞當翹首以俟

荅邢昆田撫臺

不肖自席藁待命時已月餘疏已五上而明旨未降天怒方殷草菅餘生不知能倖逃於斧鉞否也敢復與聞軍國之事然封疆大計戰欵機宜與今督撫重臣才猷勲畧或抗言於廟堂之上或折辯於臺省之間則已涸舌焦唇不遺餘力矣凡老成端亮之士孰

不知欵之不可輕罷將臣之不可輕議也而自臨洮啓禍一時蠶銳浮薄子乘機鼓譟哢哢至今又一二閱臣捕影繫風隨聲附和間或高年大老亦從後生新進構煽請張此等情踪臺下安從睹狀也不肖左枝右拒陰解陽排耳目具存旨意見在而經畧公尚以不肖爲詘其功也不知不肖所以伸之者已百倍擔荷矣乃不肖朝離閣門煩囂夕起向猶議戰以堅欵而今則徑議罷欵矣向猶藉欵以攻經畧而今則藉欵併侵岳峯公矣試觀四十日來旨意如定擬戰欵如罷免經畧寧能出一字以持國是以決邊計以

憂邊臣否耶從此中外紛紜上下衡決勢不啓疆生
事辱國喪師禍未但已不肖卽去之林樾而桑梓首
難身家安得晏然此不待台諭下頒而自知關切所
當盡力匡救者也利害安危之端已備與潞陽東泉
二公反覆開說二公似皆許可欵議當終不可罷岳
峰公當終不可搖惟是史曾早擒則市賞可復市賞
旣復則虜情馴服而欵貢可堅外患平內議亦漸衰
息矣憂病中草此奉復伏希慈炤

荅鄧定宇太史

某淺陋未嘗知學每侍論說於先生其言希夷微眇

茫無涯涘不啻衛文侯聽古樂惛然恐臥耳則竊自
嗤其鄙以爲終身將不可入於道也自荷橐從執事
游進而接其丰容言論冲和恬澹合體自然退而未
始不服其養也微伺其所得乃在端居靜坐不爲私
妄間隔此心真見定力並臻實際非徒談空說妙者
比始自幸其有歸依有人路也薰陶久之鄙吝粗浮
漸覺銷滅旣違麗澤輒復羨蕪瞻跂之思良以頽切
忽奉翰牘意在轉告倍增悵然何恙不已而有茲請
鳳凰千仞應龍重淵下上有時要非恒情所可測度
俯慙碌碌羈栖塵網蝸涎鼯技爲用幾何西山有薇

會且歸矣倅旋附報臨風戀戀不盡所言

荅郭青螺撫臺

承惠佳刻章章誦之竊伏羨戎務倥偬中諸將稟畫受署日不暇給而軍書表奏動輒千數百言事理敷暢文藻爛然猶時有餘閒抒思於序紀歌咏合之閩浙諸草連篇累帙觸目琳琅所謂天縱異才非耶攤之案頭旦夕覽玩庶幾悉山川之槩剽人物之評於臺下學問事功亦可管窺其萬一焉非特噲炙其腴潤而已再此謝教之辱

荅王鳳山撫臺

裁冗官汰冗餉於義甚正名甚美固籌邊者所樂聞也第更制立法須參酌時勢料量人情人情未諧時勢不可雖管晏不能措其智薊鎮南兵果冗餉果濫前人已曾議裁矣乃令未出而聚譟之旗已樹轅門下往事可鑑也今欲更事緩圖之則須日月消磨用驟不得驟革之則須機事沉密如迅雷疾弩發則必行未有議未定而聲耗先傳形跡先露西來者言減臺官東來者言減兵餉眾耳咸屬羣心旣搖若此而欲其弭然順令帖然無譁難矣幸翁丈早聞其事亟會督府議狀尊俎談笑間釋危疑而安反仄此曲突

之功銷變未形者也今但鎮之以寧靜無輕有更張
羣情自定夫海上之鷗馴之以無機心而已別無他
術俟督府公書至當自以意告之

荅王霽宇撫臺

西鎮屢次出師大有俘獲捷書入奏君臣動色相賀
侈以爲不世之勲焉某草野廢人不敢與知其得失
獨計西虜敗衄勢必以報復借力於東夷東夷若行
勢必以助逆借口於西鎮展轉牽纏將併我山西宜
大之邊皆廢欵而從事於戰干戈之禍搶攘無寧時
矣我邊人能偃然如今日哉幸賴臺下開喻虜王夷

情大定目前之患或可少紓無奈西鎮之構釁已深
要功未艾况青海之地又虜所必爭者彼中搖杙此
中恐不能獨安耳東征之士留戍遼陽弛門庭之防
衛鄉鄰之急以倭之所餘者盡之於虜痛哉臺下之
言之也至於關梁不通山澤盡竭荒涼蕭索之狀無
地不然嗒嗟愁嘆之聲有生如一此則國家氣運所
關疑未可盡咎人事也奉教謹復

荅萬丘澤督府

自翁丈開府畿南兼制山東竊幸君子經綸寔維此
日已聞經理朝鮮之命東事有託甚以爲喜而前車

既覆殘局難收况將領異心事權掣肘則又深以爲慮也翁丈才當八面氣雄萬夫鼓行而東猝與大虜相遇率師奮擊遂解遼陽之圍用是一入朝鮮之疆而士氣倍張倭鬼潛奪屢戰皆克所向無前詩稱征伐獫狁蠻荆來威以今觀之又一方叔矣功何偉也第建功易居功難制勝易保勝難側聞廟議倭平之後便藉鼎重留守其間營平之屯湟中定遠之制西域是亦一策第善作善成善始善終自古難之保勝居功于今世調人情更復不易耳雖然窮寇不迫諸羌所以終降蕩佚簡易定遠所以遺愛也誠據險守要省費息繇拊循有方招捩不怠倭且懷仁慕義願爲不侵不叛之臣與朝鮮同奉貢職矣何後事之足虞奇功長策尚多可圖是在門下次第經營鄙人不勝顛佇

荅馮文所憲使

不佞虛庸充位尸素懷慙則上書而乞骸數矣所未卽飄然去者徒以升儲之典曾効一言欲觀成事而不意臺省疏人橫被譴訶誠不忍見清明之朝有此舉動用是封還內票妄意回天而不自知其遂過於顛也期期忤旨悻悻危身得賜生還已爲厚幸歸來

塞下山深地僻俗嗇交疎息影休陰塵緣如洗回想
數年政府尺寸無稱惟獨內不敢求知於宦官宮妾
外不敢得罪於賢士大夫進無隱情退無私客解官
而返家徒四壁蕭然寒儒此可不愧於心不愧於知
已者也若乃陰陽人主倚中涓爲奧援豈但羞而不
爲才力固限之矣昔人謂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
於勝敗之數卽得其人無所用之不佞之無用於世
也亦正坐此耳今朝綱積弛時事多艱非得望重才
高鎮服一世者不能有所匡濟不佞之奉身而退也
亦懼以其不肖之身妨賢者之路而恃後來者之足
以辨此也賢友經綸大業韜閔多年厚蓄宏施正惟
今日粵西臬務暫屈旌軒行且拜命大藩奉對前席
陟處華要詘指可期不佞以人事君藉賴非一朝夕
林壑之下懸企尤殷也遠承注念萬里勞人古道古
心曷任感佩草此占謝不盡

荅王洪陽大理

吾友抗志丘園養恬葆重襟宇清曠良慰遐思顧不
佞所爲屢書相趣欲吾友亟出者非以朝省爲華簪
綬爲寵嚇鷓鴣雛以腐鼠也亦以足下才藻嚮用方新
非有顧蜚之疑履虎之忌而徐于高臥忘情紫庭壯

行謂何不佞與足下友也宜以大義相勗若乃硜硜
自好則不佞正此同調而不敢以套語從臾者夫盟
心十畝抗志一丘此晨門荷蕢所以逃春秋之否而
非卷阿鳴鳳啾聲於明聖之朝者也足下其審圖之
無以嘉遯爲高用世爲溷應龍變化淵蟠天飛各欲
及時而已代雖遠地深巖靚壑儘足幽栖不佞豈能
一日忘去志哉以待吾友偕出偕往耳臨楮惓惓不
盡延慕

又

門下柱石貞標紀綱要地儀刑所樹正士知歸頃京
察黜幽輿評甚協非夫神鼎參設藻鏡互懸明允公
平易克有此不佞聞之而喜且服可知也祇緣罪釁
餘生世所共棄不應復以山林書問介紹長安猥辱
隆情軫存勞人千里拊藉而餉遺之空谷足音可勝
感慰顧衰形柴瘠百念灰寒數極緣窮良負期許惟
國本未定時事多艱扶掖迴旋端有望於同志垂紳
正笏姑鎮物以雍容借劍埋輪無嫉邪之過甚所云
劾奏疏寢未行雖若渾涵已令膽落至於部院諸老
連章乞骸吾友亦請鉞求外某卽越在草莽審時度
勢知非所宜陰陽消長之幾要須審察伏書報謝不

盡倦倦

荅劉和字官諭

經幃獻納此儒臣啓沃君心發抒忠悃最得盡力之地不肖嚮者虛負此職遺恨不淺正學昌言全望門下卽臨御稀濶歲不再三非我得爲者姑且俟之孟軻氏言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非心一格嚮道自專講學工夫自無作輟矣此又參政卽日事也顯佇顯佇

荅呂新吾中丞

戎馬荒鄉幸藉台重自聞簡命無日不西首光塵也建儲之議往曾傳奉明旨業有定期而張主政以先發債事項者豫教之請不佞已約禮部次第上章而臺省又以先發債事前後乖刺並因凌越無序闕白非時失之台諭謂其精於義理畧於時勢誠確論矣不佞愚見諸君時勢固畧而義理亦未甚精也何則事任長則力專言有漸則易入諸君喜於任事而不量力急於進言而不當機正由義理欠精故耳事旣已僨上怒已形當此之時欲歸過諸君勢已無及義不得不爲之申救申救不從義不得不引去引去過激勢不能不忤上意干嚴譴也而豈不佞之得已哉

台諭謂宜積誠感格用悅挽回不佞之病正坐少此所不敢獨諉過於諸君者也乃臺下寬原不佞之決裂厚望不佞以轉移不及蚤奉誨函竟虛德意愧負何可言然不佞卽不乞身歸終無益於國事萬一罪釁彌甚幸而歸也尚可以被服教化勉畢平生惟臺下寔磨厲之顛望顛望

荅田繹齋親家

恭喜滿績告成聲猷日暢光膺慶典增重家邦忝託餘榮良用欣抃惟不敢以山林竿牘稱賀長安邸中頃涵裁荅耳島夷頑悍倣擾東藩旣已得志朝鮮遂

乃睥睨上國戎心無厭不待智者而知也始謀弗滅興師遠擊徵發旁午在所騷然意謂孤注得梟虛弦落鴈封侯之業計日可成而驢技易窮狼狽無措膏士馬於異域委帑藏於深谿進退兩難智力並困然後飾功掩敗媚寇求和許貢許封誤君誤國紆目前之急而不顧後來苟身家之安而不虞社稷某雖廢也心竊憂之及得銀臺大章誦服無已卽廟堂自有成算而大臣宜效忠謀不意調鳴鼎沸之時風靡波頽之日亦有發抒正論力折神姦如親翁寮案者也欽服欽服顧今士氣已竭積貯已空衝風之衰勢難

復振恐不能不出此策為向之經畧易為今之總督
難為今之司馬易為他日之司馬難耳此第杞人私
憂惟可為親翁告未可令他人知也山人無一嗜好
惟筆研不能棄去有佳筆見惠數枝為感

荅周明宇督學

承教僭復謂近來士習浮薄其咎不獨在士亦由督
率化導之術未盡非漫談也蓋頃督學課士試策者
絕少論表間一命題而已不必作也經義雖作不甚
觀也但觀一二書義詞語纖新輒稱為奇寘之高等
至於志操貞污行檢淑慝茫然不加察也以此程士

士孰肯懲媮惰而攻苦戒放弛而斂戢者哉浮薄輕
佻之俗成沉深樸茂之材寡使朝廷不得收取士之
效獎誠在此此不佞所以敢頌言之以就正於有道
惟高明垂省毅然修復功令振起頽風不佞不勝大
願

荅吳止菴撫臺

緬中有岳罕逆孽姚營叛兵而反覆變詐之思箇又
一處其間勢必生禍據稱調集兵象水陸並進恐非
變莫猛廣之力可支三宜危則全慎急應援之兵似
不容已即軍餉詘乏固不能不煩區畫也譬之豺虎

在門且須拒之外戶徐爲堂奧計耳然幸嚮者緬夷
進貢之請臺下力主不許若預防有今日之事者真
可謂先見之明矣朝許款而夕叛主上能得不疑又
服又服

寄任正字侍御

江陵事既已竟結復有嚴旨趣之舉朝洶洶攻排未
已大抵進言者務激踊而持法者尚平恕張氏之旤
極矣此外更何以加能平亭輕重之間上回天而下
澤骨者惟在門下此非獨用解脫行德於冥冥所以
全國體而存主上惟蓋之恩法應如是止耳門下寔

重圖之

又

江西吏民苦燒磁之役灼肌燬骨未喻其痛楚也累
年解進器皿堆積午樓上甚多豈真乏用無如閹宦
輩藉此以爲利何耳大疏備陳地方災困恤民之念
惻然可鞠乃九重之上知有左右之言可聽何知有
撫按之言小民之苦哉門下方引陶匏之儉規切聖
德嗟乎是何異挽江河而行之山也此不佞所以日
夜惟乞骸是計外憤內愧深矣言之氣短

與邢知吾侍御

先曾王父去貴邑百餘年一旦蒙立佳傳清操惠政
遂不至閭閻無聞子子孫孫與有榮問又圖裁謝憂
病妨之茲承遠道寄聲兼以瑤章見教天球大貝照
耀心顏因不覺耳目開明神情振竦乃克附一槭以
往也李君又言臺下別有諮詢若將爲俎豆地者此
則何敢過覬獨其生平大畧聞之先人誦說十尚憶
其二三蓋曾王父以成化四年貢入太學又十年乃
生先王父先王父從之任時纔六七歲則任貴邑寔
成化之十九二十年也今邑志列之弘治十年不知
何據可再一叅訂否其之官也騎而前馳曾王母乘

帷車駕二騾從其後最後一騾用兩麓擁樹子女衡
載其上子卽先王父女長先王父一二歲者別無輿
馬亦鮮門皂先父每言成弘時官儀簡朴曾王父尤
甚今之官者車騎人徒絡繹道路聲威烜赫百倍曩
時而勞費亦復不貲矣比至縣問民疾苦條其繇賦
之最重者請於上司咸獲裁損身先節約齋廚之內
蕭然粒米寸薪非俸不入晨起署案畢單騎行視阡
陌延見田夫織婦勸以農桑獎其勤者以愧游惰於
是士女競奮每當曾王父出耕者耘者蠶者績者汲
者春者爭效其功以奉順曾王父指期年而村墟煙

火改觀矣學宮傾圮捐俸葺之青衿少年時加課試
閭閻爭訟率令就鄉三老質平罪應扶者以荆杖撻
之不忍見血見血輒泫然泣下爲之掩面焉人咸稱
曰王佛王佛云然善察物情曲直姦良一見洞燭毫
髮不能遁以是又有鏡王之號政且滿會傍邑訊盜
盜不任榜掠因自誣服所連引皆大姓坐繫凡十數
人臺察以屬曾王父鞠之無驗又名籍多舛心知其
枉不欲以株獄絀良民力爲白狀請盡釋諸繫勿治
臺察大恚疑曾王父以私庇也則移其獄陵縣陵縣
乃悉坐諸繫論死於是臺察稱陵縣尹才而操曾太

父甚厲曾大父拂衣起曰古人殺一不辜而得天下
不爲乃欲吾戕數命以博一墨綬吏乎寧死而已卽
日稱疾不視事竟投劾歸初曾王父至邑邑有鄉先
生二人一邢一王曾大父甚敬禮之政弗決者每造
兩公咨可否兩公亦披誠相示驩若同室行之日兩
公率子弟及闔縣父老送之數十里外至垂涕不忍
別贈言一軸中有簾垂政簡訟平中琴鼓民安物阜
裏之句歸兩月而真盜從他縣劫人事覺具伏其辜
諸繫乃解臺察始大悔自恨泥深文失長者特紉陵
縣尹鐫二級焉曾王父聞狀舉手祝曰噫嘻有是哉

何可謂無天道也纍纍者得不以寃死吾棄官而游
地下快矣諸親戚故人操牛酒來賀曾王父頌其陰
德曾王父曰陰德則不敢當惟不忍昧此方寸虐良
民以自完差可不愧於神明而已衆皆嘖嘖嘆服曰
真佛也佛也曾王父丹顏豐角美眉目微鬚貌冲而
氣和居家惡聲不及城獲與鄉鄰處嚶嚶有恩緩急
相救助不以暮夜風雨阻晚而歸田聯宗族近舍益
務親睦一味之甘分餉必徧訓課子姓讀書治生俾
各任其力不強所不能獨勉使做好人行好事寧弱
勿強寧讓勿競居鄉居官總此數語而已歿之日遠
近哀悼共懷其德誼請於憲臺與祀典合因祀於鄉
大畧如此其他遺德隱行非先人所常誦說者不能
盡考亦不敢臆對也外家刻一種附上

谷魏見泉撫臺

邇來人情國事日以紛披廢錮之人何敢深議顧具
茲耳目良有不忍看不忍聽者開礦之令更屬可憂
今緹騎貂璫銜命四出而毫舉利孔尋聲躡跡而賣
奏者猶尚未已不意二祖所創金甌世界爲此輩羣
小簸弄掎擊將使疆土無餘脈山谷無完膚而在廷
諸公徒袖手坐觀曾不經念於驛騷動色於破壞也

可勝恨哉臺下爲國忠謀疏請停罷所言民艱宜恤
虜患宜防意若專於敝省而深惟社稷至計旁及他
藩額供仁人之言盡臣之慮所該溥矣至稱帝王之
寶在善人不在珠玉偉哉格心之論輔德之猷也主
上明聖度必轉圜回天之功竊當頌佇敬此附謝

又

東征之役前車盡覆後勁却走無救於屬國而延盜
於中華禍旣燎原寧可撲滅草野之下所謂不寒而
慄者也顧今大寇已偏而本兵猶尚無人廟算猶且
未定在闔外者日請兵請餉曾無出奇制勝之方在

廟堂者方議戰議守類多迂緩不急之務以斯禦寇
竊恐寇日益深禍日益烈也最可訝者名爲救援朝
鮮而重虐之奴虜其主魚肉其民督之修城督之建
署舉國奔走服役之不遑而部卒騷擾較轆之害不
與焉奈何不驅之降倭也我寔驅以降倭反咎其降
以自怨我則有詞其如朝鮮之無告何哉及今收撫
瘡痍慰安奔潰之衆鎮以靜定聯以慈和朝鮮君臣
尚堪鞭策倘朝鮮盡失縱之於藩牆之外而距之於
堂奧之間不啻不勝而已岌岌乎殆哉至制禦之策
議者但急於天津遼薊而不知淮海之更可虞也此

肩臂咽喉之分也然與其入而禦之孰若禦之使不得入焉善守者能使之不得入善攻者尤能使之不得入全羅雖失漢江南北猶多險阻可據守得其人倭不知所攻矣閩廣浙直處處通海師多習舟豈宜遠調責使陸戰第分路航海直搗倭巢畚山之倭勢將自解此而攻得其人倭不知所守矣鄙見如此不知臺下以爲何如乃今方議遠調將士於閩廣浙直也專設督帥於天津登萊也嗟乎遠水近渴無謂調之未遽集也卽集矣兵衆則餉多輸輓可無慮哉臨危抱佛無謂設之未必得人也卽得人矣官多則權

分牽掣可無慮哉一方之兵自可以禦一方之寇一方之官自可以辦一方之事而不務部署不務責成卽集兵如林設官如麻無益萬分之一也是自疲自盡之術也力疾草草

又

中國之嶽五而恒嶽向在夷方故藉飛來石以文其陋而祀之曲陽此前代所欲正其祀典而不能者也國家統一寰宇恒嶽幸在封內而祀典未獲正不惟禮文闕失亦非所以正山川之號而昭全盛之規也臺下臨撫一方百神受職往年歲旱禱雨於嶽廟祝

史朝至其澍夕零兩歲之間再禱再應雖臺下精誠之所格乎而神之靈爽亦甚烜赫矣竊以爲嶽祀之復非臺下心孚其神而合德者未易舉也第此典在前雲中撫臺胡順菴公會具疏請時申瑤老在政府于谷老爲宗伯順菴未及與議議未定而疏入諸老以爲非急務也狃故而報罷今誠獲藉臺下之重脩復曠典當與懷棘衡湘兩公酌有定議然後合而白之執政典禮者無異詞乃可連章請也臺下以爲然否

答王平溪年丈

邇來時事所不敢知獨計高才重望如翁丈者朝端海內不能幾詘指而久淹珂里未卽入參樞筦出擁節旄何怪中外紛紜不得亟睹太平之景象也然聞諸道路長安碁局愈變愈險勢將內外朋合簸弄機權流毒縉紳禍當未已誠如翁丈所憂無天日無紀綱者如此世界寧可藏伏巖間養恬而守拙耳矧太母康祺方茂翁丈以此時承娛膝下卽海上三山之樂無以加何言乎榮祿也欣仰欣仰復軒兄庭推未報此好消息將來當有受用蓋近時一二陪推點用者甚蒙疑議見以爲有奧援正推不報雖云暫詘却

尺牘 卷之七 五
自光明他日與翁丈連翩而起所謂泰茅彙征當各
從其類耳偶患末疾伏榻附書字畫潦草罪悚罪悚

荅張念華侍御

天下之士是非曲直皆有定論惟虛心觀理乃得其
平兩年以來爭議繁興朝廷之上幾爲訟府彼一是
非此一是非而是是非非者又一是非上下無章綱
紐盡弛環觀側聽者皆意怵神悚而當局者乃反以
爲快也豈不可訝之甚哉要之事不構不與不激不
遂鼎方沸也又或揚之馬方奔也又或策之亦各有
執其咎者焉嗟乎主聖時清臣子之厚遇也縱不能
協心壹慮贊襄乎休明奈何修纖芥之私纏綿無已
至上塵君父之戒論乎不佞寔私心恨之而義無兩
狗兩爭之勢又不能得不佞會且去矣不佞去而諸
公或當諒於鄙衷也恃愛惟與足下言之若他人則
絕口不及此大疏所云當力贊末議矣謹復

荅傅兆野年丈

翁丈省方西土論罷債帥及糾擿有司之貪縱者奪
其官一時將吏凜凜嚮風頓令江漢澄清巴渝變俗
矣獨訪察一事姦猾之窟巢善良之陷穽也名挂訪
單千無一免而招承事跡萬無一真此第所親見稔

聞痛心而感額者望翁丈斷而勿行大是快事卽行
無泥原單無拘成案尚可以解紆萬一然單一行而
擾害已多案已成而罪犯已衆固不如其已也鄙見
如斯惟丈裁察考成二事業聞命矣謹復

荅吳安節侍御

往屏伏在苦廬幸依斧繡仰荷仁慈特達禮遇網繆
已得告且還猶復惠顧惓惓拊存不置每一念至未
嘗不耿焉感分而懷知己丑歲藉庇嘘提謬膺起命
庶幾瞻承左右可以勉分猷念少補清時而一入國
門睹于朝廷之上宮府之間體統全墮機局一變自

揣調停無術匡撥非才業有不量而人之悔矣願猶
謂主上明聖不難轉圜倘約牖可通何嫌強聒而累
書不下或止報聞僚友見謂異同天子漫無可否則
亦不待廷爭冊立之日而已有浩然長往之思矣一
腔孤憤萬種幽憂入則伴食是慙出則仰屋竊嘆綿
時累歲眉蹙不舒無頃刻寬閒可一脩起居之節于
門下也然幸徼通家之寵于公子之矩兄得朝夕過
從披控情愫則私嘆南山橋梓俯仰交芬阿閣鷓鴣
翔鳴有種每與談論實獲我心方擬附尺素相聞會
其奮筆抗章擿奸指佞投鼠見忌仗馬被麾判袂匆

八
卷之十
三
匆遂無暇煩以竿牘之事乃疾風勁草大節彌明公
論一張正人始稍稍增氣矣此後交游益寡音耗愈
疎卽太君與尊夫人先後升遐初以遠不及聞比聞
又不能遣一介脩奠慰之禮于堂下蹉跎至今可勝
欠缺顧辱瑤章遠逮省訊沾沾念舊之情篤于簪履
則不覺破苦顏于憔悴生起色于虺隤也感喜如何
惟過蒙獎飾若謂屏粗知進退之義者屏寔愧負不
敢當古之人臣殺其身有益于君卽殺身不足以成
名况一去乎雙鳧乘鴈乍翔乍集總之不足有無敢
言節槩乃屏所以悻悻決一去者獨私計儲位之虛

久矣用期之更數矣下爭之愈力而上持之愈堅持
之不已繼之以怒震怒不已貶竄箠楚加焉意若曰
大臣重爵祿不肯爭爭者獨小臣耳誅罰嚴則小臣
畏小臣畏罪不言然後可以恣吾所欲爲而無所不
得嗟乎主上以此制大臣則誠制得其術矣以此制
小臣自萬曆乙酉升貴妃以來前者得罪後者復言
踵接肩摩氣不少挫則誅罰不足以立威明甚獨當
事者意若在于委曲而迹則不免依違依違之久不
能無附和附和之久不能無彌逢事至於彌逢而圈
套一成將遂牢不可破矣國本不岌岌乎危哉屏爲

此懼是以三年之間三抗議焉而最後與新安公同
具揭帖新安既去屏固不應獨留會臺省以蚤諭教
爲言橫被譴斥此正屏明目張膽盡忠竭節之一時
也而敢嘿嘿已乎封還御札妄意回天不謂逆耳批
鱗竟罹禍謫敢曰能輕爵祿亦庶幾不負以忠諫得
罪之諸君耳來諭謂不肖此行可以動主上感悟之
機爲後人依循之地覆舟破甑何足顧瞻乃區區此
心能無厚望第聖君賢相相與有爲天動星迴未易
窺測所可願者正人在位君子得與陰莧旣消泰符
斯炳不肖卽病淹泉石老死蓬蒿神暢志怡當無餘
憾公祖鋒車屢促長兄前席新延翊運康時並惟此
日謹茲附謝并布賀忱所未敢以冗儀累便翔恐煩
批答也伏忱草草不盡欲言秘之幸甚

又

曩歲拜使之辱一附荒槭自後阻遠光塵濶焉音問
徒有懸馳比聞珂佩升朝私竊慶幸以爲正人進者
治之機也鼎呂廟堂氣色可想間得所上封事凜然
裂麻請劍之風破柱埋輪之烈復不覺盱衡嘆服以
爲學問中之文章涵養中之氣節謨謀議論自與庸
衆殊科而不意今乃得見其大全也章章誦之賈生

之通達宜公之忠懇殆兼擅其長焉而糺奸徒之欺罔劾閹宦之朦朧爭新引舊引之倍輸出鹽行鹽之疊稅幾以口舌代斧鉞匠心良獨苦矣第今臺陞不交官府隔絕宵人場竈未易騷除一薛居州無如宋王明甚孤忠特立宜且爲所得爲盡所自盡滋培正士扶護善人元氣漸充天定可待狂飈驟雨能幾何時主上聖明當自有翻然悔過之日也不佞虛庸陋質罪釁餘生與世長辭豈堪鞭策惟冀明公効回天之力豎夾日之勲國本不搖主器有託飾巾牖下死有餘懽矣乃今冊立無期冠昏未舉道路悠悠之口

夢寐爲驚寧能一刻安枕此不佞之幽憂滯慮切骨關心者十載於茲止可控之臺下未敢與他人言也若夫朝政時艱當有任其責者豈草野所敢輕議哉

荅馮具區太史

往者輟直承明養高湖上不奉儀采儵忽數年每擬培風輒虞轉石乃東山甫出西路俄還竟阻心期可勝悵恨辱書垂訊兼惠新編弘璧天球一時紛委昏情頓爽病目驟開感慰之悰言不能喻矣謝謝史記舊本雜載題評瑣屑繁蕪良可唾厭茲賴門下更正手自校讐還之大雅信龍門之益友開世之宗工歟

天牘
卷之十
三
忝在同襟真用擊節至裴松之所註三國志遺文乍
緝墜緒獲傳識同索珠功俾煉石矣徒此珍重無以
報瓊柰何

荅王懷棘督府

近來疆事廢弛其病痛全在議論太多事權不一所
以賢者苦於牽制而媮惰之輩反得以便其因循玩
愒之私則疆事之壞其咎不獨在邊臣矣卽如今寧
鎮之變當其始發時能出方畧戡定之只須一介之
使片紙之檄可不崇朝而下乃遷延觀望束手求援
縱火燎原鎮臣不得諉其責矣而廟堂之上置然聚

訟倏然議徵兵倏然議遣將此議論虜王約束彼議
行鄰省戒嚴此薦某廢將宜起彼薦某罪人宜釋連
章累牘喙喙爭鳴下旣多謀上復寡斷俾姦險狡猾
之徒乘封疆之急以營其私幸國家之禍以就其功
而名實不分趨舍罔決卽令賢者在事恐亦不能收
平定之功而况遷延觀望者哉誠可恨已顧議論繁
多病雖在內而舉動猶豫罕有定見定力事無鉅細
輒形奏章不知邊臣之所請卽言官之所評彈者也
我欲建事功而彼乃藉以作文字我退讓不敢顯制
而彼乃躁率務爲敢言轉相牽纏亦有由矣春秋之

義重臣在外有可以便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不
肖所望于台臺自今事有當舉慨然施行無頻奏請
奏請數則議論多是自絆之道也辱愛下詢不忍嘿
嘿惟覽而擲之是祝

又

承教東事未見贊畫全疏乃閣臣坐此罷去中間情
節亦可想知勘狀果真干連非一滿盤壞著收救彌
難臺下識洞幾微慮周久遠入而居中等畫自能轉
禍爲福因敗成功草野廢人曷能仰贊萬一要以鄉
鄰之鬪與同室之鬪微有不同始朝鮮告急時只一

裨將偏師問罪境上觀其順逆方畧蕩平卽不得已
而用兵亦須推鋒處鎔遙爲聲援乃當事者周章躁
率輕動寡謀悉發銳師遠征絕域譬之救鬪代人控
拳碧蹄之戰卽被傷殘如何撒手致有今日禍結兵
連勢不可解良由始謀不臧旣昧於軍機又懵於國
體故也救敗無策遂至枝梧枝梧不已遂其欺蔽前
車旣覆後來復然國事軍情豈堪再誤其在今日旣
遣經畧又設巡撫者三此外又有督餉大臣有監軍
有贊畫而冗將不與焉多一官則多一從衛多一供
億多一牽掣此不必餉軍靡費而各官廩餼人徒公

移私牘煩費勞擾將竭省直之物力而不能支矣不
佞以爲省一官之供可抵千人之餉且事約而力專
也又水陸之兵蜂屯蟻聚旣苦遠調又病久留疾疫
饑疲不戰自憊留屯之說紙上裁桑耳不佞以爲大
兵利於進攻不利退守懼師老而餉不繼也今度敵
不攻則決策而前併力以圖戰勝如其堅壁不出我
亦解甲番休分水兵於閩浙息騎士於薊遼量留選
卒據要害衝傳介子之斬樓蘭班定遠之制西域豈
在用衆哉惟執事實深圖之若罷閑武人浮游說客
指稱報効獻策公車溷瀆宸聰淆亂朝議一切斥逐
勿使濫竽此尤肅清朝廷慎重軍旅之體乃本兵主
覆章奏斟酌機宜又不可自條陳也草草

荅陳心抑侍御

辱書知以新正受代省方伊始綱紀維新不佞聞識
拘迂何足佐清問獨見比年以來州縣靡費莫侈於
供張閭里沉寃最苦於訪察此二事詔旨申飭至數
也憲令禁止至嚴也而卒未能斷然行之者鋪飾之
文疑於敬上羅織之害類於摘奸卽賢者不免襲其
跡耳以公剛明正大若底柱之在中流倘能痛抑彌
文嚴懲窩訪二弊旣革其於肅吏治安民生思過半

矣幸留意焉至祝



